

剡江畔

□盛常国/口述 雅渡/整理

一个菜场修鞋匠的作家梦



盛常国



盛常国部分获奖证书。

我叫盛常国，家在奉化萧王庙后竺村。

残疾人，爱好写作，靠修鞋维持生计。发表了四百多篇文章，获得了二十余项奖，出版了《坚帆破船》，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，且被评为“奉化市十佳杰出残疾人先进个人”。

剡江畔，村中一处很普通的房屋，就是我家。有人说，如果要理解“家徒四壁”，到我家里看一眼就行了，我觉得这话不为过。

大家喜欢叫我残疾人作家，我心里明白，自己是一个残疾人，修鞋匠，爱好写写而已，和真正的作家距离很遥远。

1 求学

1962年12月，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。我出生在奉化萧王庙后竺村一户农家。母亲是聋哑人，父亲有严重眼疾。家中共六个兄弟姐妹，日子很艰难。

少年时，我就干农活，挑柴一担能挑80多斤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肌无力找上我。校园里，同学几乎都能做10多个引体向上，我却一个都做不了。

那时候，我痛苦地怀疑起了命运，忽然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——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我想，“保尔双目失明、全身瘫痪尚且拼搏，我比他幸运很多，凭什么轻言放弃？”

那时候，家里穷，没钱交学费，我去化肥厂捡废铁，上山采药材。一分钱一分钱地攒，读完了初中。

瞒着家人，我参加了中考，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。无奈家里太穷困，我结束了学生时代，被迫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

未能继续求学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，而阅读成为我的希望。劳动间隙，别人讲大道，我总是背着书包，里面装着几本书，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看几页。

2 爱情

我，一个残疾人，竟然收获了爱情，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爱情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杂志上登征友启事特别流行，一部分是征笔友，另一部分是找人生伴侣。我属于后者。

24岁的我在《青年时代》上刊登了征友启事。短短数月，收到全国五十多封来信。从来信中，我判断出舟山姑娘於萍踏实，最终选择了她。

收到回信后，於萍跨山越海来到奉化。初次见面，摆在她面前的是：清贫的家，还有身形孱弱的我。我心中忐忑不安，想可能没戏了。

可於萍没有转身离去，且不顾家人反对，嫁给我。婚后几十载，我的病情不断加重，她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。

早些年，投稿需要邮寄。漫长的岁月里，五里长的乡间小路，於萍一次次骑着自行车往返在家和镇上邮局之间，为我买邮票、寄稿件，风雨无阻。

於萍常说我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，唯有写作的爱好，她不支持我，谁支持我？

这份最动人的深情，我写进了文章，《逆境下浪漫爱情》等，字字句句都是我对於萍的感恩。

如今，我已过花甲之年。回望大半生，我最亏欠的人是於萍。三十多年风风雨雨，她用半生陪伴、温柔相守，撑起了我的家，帮助我圆了文学梦。看着饱经风霜的她，我有时问自己：年少奔赴婚姻的选择是否太过自私？

3 谋生

20世纪90年代，经介绍，我在镇上一家工厂工作，先出黑板报，后当门卫。出黑板报我在行，就是爬上爬下站在凳子上不太方便。当门卫就不那么容易了，主要是我腿脚不灵光。不久，我便离开了这家工厂。

但是，我很感激这家工厂，帮我缴了养老保险（离开这家工厂后，我自己续缴）。如今，每月国家发给我两千多元的养老金，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为补贴家用，我在村口菜场摆起修鞋摊。为什么选在菜场？这里人多，且距离我家不远，我推着修鞋车来回比较方便。修鞋，一干就是近30年。

小小的菜场角落，成了我的“创作室”。菜场百态、乡村烟火等，成了最鲜活的创作素材。2018年，《修鞋》获省第七届故事征文一等奖。

村干部看到我喜欢看报写东西，分外照顾我，让我每天把新的报纸张贴到阅报栏。对我来说，每月30元的“工资”可以补贴家用，更重要的是这些换下来的宝贝一样的报纸，让我爱不释手。

近三十个春夏秋冬，菜场一角，我和修鞋车相伴。无鞋可修时，我便趴在修鞋车上看报、写作。

在菜场，我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章，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。

4 “记者”

我的“记者”生涯，始于1986年。

那年，镇上成立报道组，每村推荐一名报道员。我虽多年写作无成，但喜欢写东西在村里出了名，于是村干部给了我一份推荐表。

填写了表格，我开始分外留意观察周边，一见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，马上采访。完稿后，於萍帮送到镇上报道组，稿件常会在第二天晚上通过镇有线广播播出。月底，报道组召开报道员会议，最高兴的是给我们发稿费单。会后，大家去镇广播站领取稿费。报道组还出台奖励办法：被上级新闻单位采用的稿件，凭稿费单即可到广播站再领取同样的稿费。

21世纪初，我写的新闻常常上《奉化日报》，村里人见了我都叫“记者”。慢慢地，我的视野跳出了奉化——经常给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投稿。

高光时刻，每年新闻稿被采用达三十多篇，几乎年年被评为积极通讯员。

5 文学

1981年，我模仿叶圣陶《多收了三五斗》的写法，写了《有这样一个青年》。寄出的是希望，收到的是退稿。

我坚持写、坚持投。尽管全是退稿，但我没有轻言放弃。

1985年，一抹光亮照进了我暗淡的生活——《农村青年与〈人生〉》获全国首届青年电影评论大赛鼓励奖。小小的鼓励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

新世纪，我发表文章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且不少获了奖。《宁波电视报》给我写作的力量，获“我与《宁波广播电视报》”征文大赛一等奖，多篇文章获《宁波日报》举办的征文比赛二三等奖……

新时代，《岳母大人，你的大爱如海》获全国“最美书信”大赛十佳，《一个修鞋匠的文学路》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集《四十年四十人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

最让人激动的是，2023年，在广大良师益友和同学们的资助下，散文集《坚帆破船》自费出版，《逆境下浪漫爱情》在民盟中央主办的《群言》发表……

文学路上，总有温暖相伴。新世纪的一个春天，奉化作协蒋国君老师来到我家，说看了报上《一个修鞋青年的文学梦》很感动，大家凑钱计划让我参加鲁迅文学院函授班学习。看到我家现状后，蒋老师改变了主意，把这笔钱转给我，让我先解决燃眉之急。后来，蒋老师推荐我加入奉化作协。二十多年来，奉化作协领导换了好几任，都大力支持我写作。《坚帆破船》出版后，奉化作协领导送来上千元慰问金。

《岂让疼痛折我腰》在宁海“海燕文化工作室”公众号推出后，宁海《早春》杂志编辑娄老师给予高度赞赏，后来在《早春》上刊登了多篇文章，其中《岂让疼痛折我腰》等经《早春》发表，被《文学港》杂志转载。娄老师还向老年大学学员介绍了我的人生故事，100多名学员购买了《坚帆破船》。

我是幸福的。医生说活不过40岁，如今我已六十多岁了，且有家可归、有文可写、有人相守。眼下，写作已超越我的兴趣与爱好。未来，我会一直写下去——因为，我的生命早已和文学紧紧相融……